

未 婚 夫

著亞利嚶勒市

譯 影 餘

行印局書光大海上

未 婚 夫

餘 影 譯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廿五年三月再版

原 價 國幣三角五分
特 價 國幣一角

翻譯者 餘 影

出版者 陳 荇 蓀

發行者 大 光 書 局

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

上海粘嶺路六十四號

大光書局總發行所

電話九三四五七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目次

父 未 卡

婚

親 夫 爾

亞耳美尼 AV. ATABONIAN 著

布勒嘎利亞 DIMITR SISIMANOV 著

瑞士 EDMOND PRIVAT 著

父 親

(1)

他的鬚鬢白得像天鵝的羽翼，他的頭像春季剛剛開着花的櫻桃樹。

兩目遲緩的一瞬，而那些微弱的疲倦的目光至多閃射在濃厚的肩下，彷彿像深夜燃着的提燈當黎明時發出微弱垂滅的光尋求安靜。

他的黑而重的氈帽罩在眉上，背上披着一件毛製的亞洲大衣。

他是一個用氣力的人。

厚的帽子的邊緣和大衣上灰色的彎曲的綫證明他是過的長期的勞動生活。

頭搖動着，很遠人家便能想到他時時用頸部轉動是爲了使帽子戴得適當些。

他手中有一枝長手杖，是不久以前從樹林中砍來的；它的上端可以達到老人的肩頭。

向上看去，可以看見他的面部顯露着不自然的憤怒和泛着愁雲的嚴厲的秋空，狂怒的風用塵埃去充塞他的眼睛，並用他的長鬚作娛樂。

當風更猛烈的時候，他便戰慄起來，手杖在手中震動着；他把頭搖了一搖；隨後使用左手將他的長大衣的衣邊扯來拭去眼中的塵埃，便又走過那寬闊的無人的街道。

他走得很快；但步程却那樣短小，使他很難穿過那大的距離，因爲風阻礙了他。

他不在意這個。

他困難地行走着，並向自己談着話。

他說出來的言語常常是一樣的：

「人家將赦宥……怎麼人家不赦宥……」

他是無疑的，人家將赦宥他的兒子。

人家判他以死刑。父親依了老練人的勸告打電報請求更改死刑；他不知寫請求的地址並寫給誰人。寫甚麼呢？他僅僅知道在政治的城市裏有人能做各樣的事情：上校或赦宥；他是無疑的，那萬能的人將釋放他的兒子。

「人家將赦宥……怎麼人家不赦宥！……」

這些言語他深信而反覆地念着。

那信念有基礎了，嚴肅的基礎，他發見了這個，那老人自己。

人家應該赦宥，因為……怎麼人家能生存，怎麼人家要上絞，殺死無罪的人……人生存着……忽然不能生存了……某種障礙，一種不能限定的無形的東西落在他悲愁的腦上。密霧掩蔽了他的思想……頭搖動着……

人家將赦宥……他果然請求了……那老年人……七十二歲，灰色的髮，在世界上確實付了國王若干年的賦稅！……他的兒子在服役，是一個兵……那青年人是三十歲；他的形狀，寬肩而大眼！他是一個良好的青年！他的手將舉起來麼？人家注視着！……

最後的理由對於他彷彿最強烈……怎麼人家要上絞……那樣的青年人！

『人家將赦宥，怎麼人家不赦宥？……』

昨天他在那兒——在拘留所內。

人家向他說，現在尚未得到回信，叫他明天來。

他久不離去，但站在同一的地方，拘留所長的面前，像死了的人，光着頭將身子依靠在手杖上。

——明天將有回信了，不是麼，先生？

——是的，是的，老年人！喂，那末現在走得了！

——你的嘴是多福的！老人微笑着說。——你知道麼，先生，他是何等的青年？……你不留意這個，他是在拘留所內；確實是痛苦的；但是，注意，假如你選擇十個勇敢者，通知他們，留意，在那天井內，他們大家一齊向我的勇敢者射擊，那時你看……僅僅鏈鎖着他的腳……他像山一樣，像獅子一般……留意，在過去的一年，在我們的村莊內……

所長打斷了欣然自得的老人的談話：

——人家將赦宥，老年人，人家將赦宥——所長發出一種奇異的微笑，那種微笑僅僅官吏才有，誰人見了，就會寒慄。老人沒有注意及此，反因他微笑而快活；他勇敢地願望言談關於他兒子的話，宛如兒子的命運就依賴了這個。

老人毫不移動，他的臉平靜而充滿着希望；他有某種話要說；大家聽着！所長已經許久不看他，不聽他的話了，但是爲了某種特別的機變却又不使他離開。

——你知道麼，先生？我的兒是無罪的……確實的，他是無罪的，像剛出世的孩子……他不欺騙……請問……假如他有罪，請上帝裁判……是的，請上帝裁判……不是那樣的嗎，先生？

——是的，是的……現在走得了，——所長依然微笑着……
老人仍然不動，望着窗子；他是滿意了爲了自己的談話。

——那是如何地紅呀！

——甚麼？——所長驚異地問。

——看，那白鶴的胸腹……牠是如何的美麗啊！……

一隻白鶴向下飛來，落在窗上，啄食殘物。

帶着驚異的所長忽然注視着老人。

——白鶴是好的雀鳥……哦！牠們有多少隻呀！……

一羣白鶴忽然從天井裏飛了起來，並且忽然又聽到鐵鏈的磨擦聲，這個，像一種反抗的叫喊，用了戰顫的嘶啞的聲音向窗內注入。

——啊！我的眼睛閉着罷，瞎了你雙親的眼睛！……各人確實都有他的父親和母親！——他忽然叫了出來，他的眼睛潤濕了，他用他的長大衣的邊緣去揩他的眼睛。

末後依了所長的命令人家將他引出去了。

那是昨天發生的事。

今天他又走來，他是無疑的，那請求援救的電報應該有回信了。

「人家將赦宥……怎麼人家不赦宥！……上帝確實……」

風像狂犬一樣的怒吼着，竭力阻礙他的進行；塵埃飛入他的眼睛，頭搖動着，他不停地走着，並向自己談着話：

「人家赦宥了……」

拘留所長今天有更溫和的容貌；他更注意而精細；只是他不長久微笑了。老人垂頭站在同一的地方：一隻手持着手杖，一隻手拿着帽子。他們靜默着。

所長吸着香烟。老人看着烟靄裊裊上升；他又看見他的右手擰着紙條而左手又用它擦着桌角。

老人等候着；他們默然無語；只聽到坐在桌旁的書記的毛筆的磨擦；先前的白鶴在窗上啄食麵包的碎片。

老人注視着拘留所長的眼睛。

眼睛仍然是柔和的……像昨天一樣。

——喂，老年人，回信來了……人家免去死刑了……但是，唉，是太遲了！……

——來了？……老人忽然喊了出來，沒有聽到最後的話……於你是光榮的，上帝！

是的，來了，……但是，不幸太遲了……

——遲了？怎麼遲了，先生？政府是多福的！不是完全一樣麼，早一天或遲一天？人家確實免去定罪了！……

靜寂又忽然支配着……書記放下了毛筆，人家可以看到他急促地呼吸着；他倚靠在椅背上，並注視着……所長不再微笑了。他俯頭將桌子的抽屜拉出，從裏面取出一個小紙包。

——注意，這是你兒子給你的款……他沒有說別的話……

老人靜靜地取了銀角，三盧布又二十五個科伯克（Kopeko，俄國幣名，等於一盧布百分之一，譯者註。）將它們緊緊地握在手中。

——我的謹慎的兒啊！他忽然喊了出來——他將盤路給我了……呵，我的親愛的人啊！……他是好人，先生！在他未死以前，我能得到你的允許再見他一次麼……政府是多福的！……

靜寂從新支配着；紅色胸腹的白鶴從窗上飛去了；從新又聽到鐵鏈的磨擦，像一種反抗的叫喊，帶着嘶聲向室內注入，並撞擊着牆壁，在屋隅裏震盪，鳴咽。

——是法律，老年人——所長說，不注意他最後的問話……——是法律，沒有辦法……我們的責任是重大的……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是法律的僕人……在昨夜裏一切都完了……回信遲了……可惜地！……

這次不僅再靜寂，而靜寂忽然統治着房屋，並且有一種另外的不能看見的，然而可怕的東西呼吸着，唏噓着，它的唏噓向在場的人們的臉上撲去；大家都想將臉藏在手裏或將頭躲在其他的地方。

老人看着所長●

『回信遲了』……『是法律』……『在昨夜裏一切都完了』……這些字句

不住地在他耳內響着，使他得到一種新的感覺宛如閃電一樣：老人不僅分明地聽到，而且還看到那些可怕的字句，它們像些堅硬的釘在空中旋轉，來了並穿入他的腦蓋……隨後，那些在他手中的銀角……『你的兒給……他沒有說別的話……』他覺得，好像那些金屬漸漸地鑽入他的手掌的肉中；他覺得，但不能將手展開；他握着手指直至骨節碎斷。

並且恐怖的真理，像一條極大的黑蛇，漸漸地伸展在他的眼前；留意，蛇的頭從黑暗的孔穴裏伸上，繼而顯露了背和尾直向老人彈去。

蛇微笑了……

所長將頭抬起來，興奮地微笑着；他看見老人的眼睛漸漸地更闊大，更展開起來，好像將臉的全部佔據了一樣，眉毛向上豎立着，在他的視線裏所看見的是一種極大的恐怖，阻礙而兇猛，像在黑暗中的猛烈的火焰。

所長將頭垂下。

——我的兒……不是……在此地麼？——老人說了將上顎骨緊緊壓着，並伸手向着天井，那兒那些出外散步的犯人的鐵鏈磨擦着。

——是法律……有甚麼辦法呢？……回信遲了。

蛇纏繞着他，老人搖動着，戰慄着，在牠的冰冷的可怕的懷抱裏。

所長做了一個手勢；兩個看守者扶着他的腋下慢慢地將他引了出去，門關着了。

老人在街上。

風狂呼着；雲更向下面沉下；是可怕的含着塵埃的暴風。

老人將身子靠在對面的牆上，一隻手握着手杖，另一隻手內——是血裹着的銀角。